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一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雜征篇

上

歷代關市之征

昔者神農氏日中爲市、致民聚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則市利興、其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則門禁立、至於周官、則司門掌授管鍵、以

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凡歲時之門受其  
餘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司官掌國貨之節以聯  
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凡貨不  
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  
出之國函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是所謂古之爲關  
也以禦暴而非專于歛財可知矣若乃市者所以通  
商賈而阜貨財則有司市以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  
禁令焉其爲制也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

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通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法至詳矣于是大市則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則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則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以通往來而便營賣也將入市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價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

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于是有用之物則亡者使有利者使阜蓋貴其值以來之示民不賤用物也無用之物則善者使亡靡者使微蓋賤其價以抑之示民不貴異物也而又有肆堂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欽其總布掌其戒禁質人掌成市之貨賄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一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

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屢人掌歛布  
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屨布而入于泉府凡屨歛其皮  
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歛而入于膳  
府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  
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恒  
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  
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買買之物揭而書之以  
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  
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毋過旬日喪紀

母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  
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  
納其餘先王之致詳于市政若此抑何也蓋以利相  
交人已相形不能無私已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  
買則欲寡彼此競爲虛誑爭辯于是乎起然猶自已  
之物弊端未甚也至于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爲事且  
暮孽孽凡可以利已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僞飾  
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無所不爲于是山野之氓不  
得不資于市而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至于天患

民病乘急踊價。衆方以爲災禍而彼獨以爲樂幸。孤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袤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飭行。價慝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爲之質劑。則



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賦禁競亂  
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  
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  
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  
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  
其多者則使之阜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  
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  
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麤或低昂其價直以  
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

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爾。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卽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

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所○謂○惠○而○不○廢○者○也○然○此○猶  
欲○其○還○爾○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  
可○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益○力○者○民○所○自○有○無○待○于  
外○公○事○上○所○不○免○必○假○于○民○故○貸○之○而○使○服○國○事○則  
下○之○用○物○者○若○食○厥○力○止○之○與○物○者○若○假○厥○直○市○法  
之○善○誠○莫○有○大○于○是○者○然○終○以○爲○近○利○之○地○防○之○不  
可○不○嚴○辟○之○惟○恐○不○遠○于○是○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  
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而  
小○刑○則○憲○中○刑○則○徇○大○刑○則○朴○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焉。至若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之則罰一。幕世子過之則罰一。幣命夫過之則罰一。蓋命婦過之則罰一。帷蓋防利而絕其端。類若此。至其後禮教陵遲。風俗靡敝。士庶人棄本而事末。姦富者衆。商賈牟利。穀不足而貨有餘。于是管仲相齊。制鈇散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何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讐。厭而去。賈人受而藏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已而民反。

其事萬物及其重。賈人出其財物以綱國幣。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于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凡輕重之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此其筴。蓋扼商賈之途。欲作一搏力于農。遂用區區之齊。霸斷諸侯。而齊富強。至于威宣也。迨秦孝公與商鞅變法令。務墾闢。入使民以利農。

出使民以計戰凡事末利者一切收以爲孥始皇承  
之并攻力取凡謫戍邊者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  
婿三與賈人有市籍若嘗有市籍若父母若大父母  
有市籍而七斯則以其逐末專利而抑之近于酷矣  
漢興接秦之弊公私空匱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  
業以稽市物物踊騰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重租稅以困辱之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  
封君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蓋人亦  
輕矣孝惠高后以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文帝時

晁錯言曰。今農民重困。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惡。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於是帝爲之。

下令務農而市井之子孫終不得仕宦爲吏至武帝時征伐四夷財費耗弊值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賑給縣官大空而富商買滯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弘羊

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所秋毫矣元符四年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



業者募徙廣饒之地。今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黃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商賈入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

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起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底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徃徃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國數百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底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元封元年桑弘

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僦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于是以均輸故民不益賦而天下

用饒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  
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昭帝卽  
位詔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問民間所疾苦文  
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滯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  
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  
移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  
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  
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

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  
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  
爲寇暴于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  
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俘獲也。故修障塞。  
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  
置均輸。審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  
府庫之藏。外之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塞於  
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有國者不患寡。  
而寡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

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財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

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舟，漆旄羽，荆楊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枏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交豫之漆絲，締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

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是以盤庚聚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



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均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卽買，貴卽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

留難與之爲市。利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繅。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檀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侷利。自市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谷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

邠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益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于家。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故人民以垣墻爲藏。閉關于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管納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于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而丞

相爲弘羊所持不得難竟罷議夫爲民父母行政而均輸籠貨效尤商賈子之所治而徵市利也豈不甚哉○王莽篡位藉周禮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之文云齊衆庶而抑兼并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二人工商能采金銅銀錫登龜取貝及畜牧者若嬪婦桑蠶織紉工匠醫卜及它方技商販者各自占所爲于其在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以其一爲貢敢有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焉取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定所掌物上中下之價各

用爲其市平人買賣五穀布帛綿絲衣物周于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檢實從本價而取之萬物印貴過平則以平價賣之以防賈庾者人有欲祭祀喪紀而缺于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賒之祭無過旬日舉無過三月或乏絕欲貸以治生者聽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是旣權其貨又操其術而因用取贏也則悖奪極矣建武初莽所設苛政盡廢罷時桓譚疏曰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

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貸，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募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珠，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下詔議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者帝不從其後  
用度益奢晉自過江至于梁陳以人競商販不爲田  
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  
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米  
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  
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  
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  
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脩置官司稅  
歛既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

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王大悅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開皇時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藉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李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



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于  
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遂專決之  
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  
臣當如此矣唐武后時有司條關市之稅請不限工  
商但人行輒稅鳳閣舍人崔融曰國家所爲立關市  
之賦者以市縱繁巧關通末游故從而征之也今行  
者皆稅本末同途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  
指閩越七澤十載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  
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

口置鋪納稅則檢復檢復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做賄。船有大小。載有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詆任俠之徒。富中壯悍之夫。居則藏鏹。出使疎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馱窮。則攬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漢武以霸畧英姿。棄之而勿取。何則。

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  
 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  
 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  
 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  
 為難、徒欲禁末流、規小利、豈知夫玄默亂大倫哉、嗣  
 是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消然、肅宗即位、遣御史  
 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畜、十收其二、謂  
 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  
 初、頗以却貢獻弛贏利于天下、會兩河亂、國用不給

拾遺陳京請借富商錢以佐費帝以問度支杜佑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足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之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于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避邀宰相突訢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已又于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稅商緡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已稅間架算除

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地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千錢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納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目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犯人家法旣行而主入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

賦滿天下及涇原兵及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  
戶儼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于是間架除陌竹木茶  
漆鐵之稅皆罷是時宮中取物于市以中官爲宮市  
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堊  
數百人于兩市并要關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卽  
歛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  
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  
戶併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  
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

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柴至  
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  
至內農夫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  
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殿宦者街吏  
禽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  
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順帝卽位乃一  
切罷之宋興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有之大則  
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臨押同  
掌行之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市鬻謂之任

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初太祖知民所疾苦詔天下橋園魚池水磴蓮藕鶩鴨薪炭牛骨等物諸五代所征算者並罷而詔關津毋得苛留行旅行旅所齎資非貨弊當算者毋發篋搜又詔榜商稅條禁于務門具曉知毋擅增創收淳化初詔諸路轉運使條部內州軍市征各品量酌減以利細民諸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瑣碎交易勿復算又詔官和買物非地所出產毋初配擾民以京朝官主市務內待副之給實直毋抑



配諸非急需物。毋一切收市。擾齊民。皇祐中。下詔言。三司歲下。諸科買物出倉。猝故物頓翔。踴其先期度所當賦。早諭戒得爲備。若府庫有儲。勿收市。已國用。寢廣有請算緡錢。助經費者。拒不聽。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潰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商幣。於前後稅錢。詔滿者。不可勝數。諸隱悉至矣。熙寧初。王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以爲天下財用所爲不足者。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而輕重歛散之權失也。今發運使實總江浙。

淮揚荆湖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百稅課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年豐可多致而不能制其盈年儉難供億而不能節其縮于是遠方輸以倍蓰而中都鬻以半價徒爲商賈子之所利也亦慎矣今立均輸法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移用之凡糴買稅歛上供之物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而預知中都帑藏歲知見在之數常供辦者蓄買以待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而制其有無于以均轉輸省勞費庶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于是出內藏錢五百萬石佐均

輸費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又以爲京師百貨所居、獨多爲兼并者之所困、以市無定價而貴賤相傾、置市易務、召京師諸行戶、令自實所有、若借他人貲產、充抵當、因用爲知務、諸商貨滯不售者、許至務投賣、行人平其直、官市之願易官物者、聽既收市、視知務所抵當物、許請賒立限歸、故直毋抑勒、歲出息毋過二分、其非行牙所需物、民貧乏欲市于官而無質錢者、官度其田宅、若金帛爲抵而貸之、與期責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者、月加錢四之一、以

謫之諸折博收買皆以時估毋求美此所謂仁能與  
智能取可以爲天下之道也于是出內藏錢百萬緡  
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以戶部判官呂  
嘉問領其事而諸州各置市易務皆隸焉已又言宮  
中所宜索或非民間用物卽用物或時缺少價率以  
倍蓰爲諸行戶病今立法計每歲官合用之物合行  
戶衆出錢於官預收之以待急日免行錢歲中不用  
卽出賣息無過二分而行戶得免時急數倍之價時  
諫官御史爭言其不便不聽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具

疏言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或先期而予錢其  
賣也或後期而收直多方相濟委曲以通之此倍稱  
之息所由獲也今官爲市易必先張官置吏簿書廩  
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  
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之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  
廷不此之慮乃損五百萬以予之此錢今出恐不可  
復縱使其間薄有所得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其  
後均輸法止不行而市易苛細官至自鬻蔬果凌雜  
米鹽所鬻物物輒踴貪賴子弟所賒貸多折閱不能

債而導洛通汴司官請置堆棧場于泗州商貨至入  
官場官以船運至京輪算已詔非導洛司船所載商  
貨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而商貨入門市易  
司輒遮攔赴務名驗實盡勒買之其巡攔諸役月食  
錢畢取盈于商商憚避逃徙而商稅果驟減已又令  
諸小賈非克行戶出免行錢者毋得賈于是細民負  
水鬻粥貿諸日食用物者亦無敢不赴官投行戶矣  
元豐七年帝手詔三司使言聞市易司市物頗害小  
民之業衆乃謹何也三司使曾布具對言呂嘉問多

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竝收市肆所無者畢索率  
賤市貴鬻幾什一之利是挾官府而爲商賈兼并之  
事也安石析其不然乃令呂惠卿借布同究詰布卽  
上行戶所訴狀并疏惠卿庇嘉問罔上爲姦欺且言  
臣自立朝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  
市易之爲虐已凜凜乎唐季葉間架除陌之事矣嘉  
問近奏差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  
敢計息彼其意欲以自解免然以臣視之竊獨慙憤  
以謂如此政令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有歷

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殆不若此其甚也。疏上與嘉  
問俱落職補外。初市易之建。實布本畫揣上意。疑遂  
急。治嘉問以自明。爲安石所深恨。而惠卿與布方交  
怨。助擠之。故布嘉問竝貶。而市易如故。已而惠卿以  
免役出錢。或未均。乃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  
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  
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  
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  
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



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  
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  
土檢括無遺至于鷄豚亦偏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  
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  
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  
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  
矣嗟乎均輸市易皆建議于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  
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  
始于桑弘羊均輸之事備于劉晏二子所爲雖非知

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天初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卽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也。介

甫志于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于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矣。元佑初。有司言市易無本。無慮二百萬緡錢爲息二分。十五年之間。子當數十倍。今僅復其本。而官俸廩十數年之費。乃在其外。上下相蒙。至于此。夫以朝廷而行市易。就使有獲。然且不可爲。况今所獲。曾不如所亡乎。詔罷市易法。而削前提舉官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先是熙寧

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爲定法及汴泗梁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病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大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日收五穀力勝稅錢自

皇宋某年始也切爲聖世病之頃在黃州親見累歲  
谷熟農人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糜所蓄之家  
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  
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皆官收五谷  
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夫以物與人物盡而  
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何似削去近例附令免稅則  
豐凶相濟農末皆利而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  
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流通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而  
回貨之稅所得未必減于力勝且災傷得以有無相

通易爲賑救。于省利不可勝計。旣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宜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焉。南渡以後。都邑新創。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增置。及于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于牛米薪麵。民間日

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攔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典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爲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攔截叫呼。或有

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聞者咨嗟指  
爲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劑不啻仇敵而其弊有不  
可勝言矣。

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  
任土所貢而乃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  
之說則效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  
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  
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而賦而有餘未  
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放于齊桓公



魏文侯之平糶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糶皆以平糶籍口者也然泉府之與平糶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糶之又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益懸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旣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富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糶粟也亦諉曰採貨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

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矣。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何也。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剛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

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于公上而上之人  
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孫家主  
之于其藏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  
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  
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歛  
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  
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  
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  
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

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惡。而加以  
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  
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  
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  
蓋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  
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上下  
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自封建  
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  
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

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  
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  
方能諳其土俗，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  
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憊貪鄙  
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  
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于吏胥之手。旣受成于  
吏胥之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  
必擾，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媿已極矣。是以後  
之臨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

其義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且生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甚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或屈聖經以便己私。因有禁貴儷歛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

爲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錢  
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以病民。人主乃自爲  
豪民以病民焉。不知夫商功計利。奪彼與此。日  
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也。以宇宙爲家。  
通有無。同憂樂。以均平爲事。而不使有一夫之  
不獲。此天子之事也。君民一體。豈有助君以爲  
歛于民。且古者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盡藏于  
已。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註疏一差。荆舒因  
執之以殃民。曲學不通。時宜禍。豈有極也哉。

國朝關市之征

國朝府州縣有稅課司局河伯有所諸歲辦商稅漁  
課引絲苧本有額 洪武中 令天下稅課司局客  
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賈以賣  
諸有稱官牙私牙厲商賈者徙化外不貸而收免牙  
錢一分其金銀鉛硃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  
子鍾乳粉注冰銀俱起解本色其魚鹽茶酒醋硝  
銀黑錫石膏商稅窰課俱折收金銀鈔輸 京師惟  
五穀農書籍紙扎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



已榜論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  
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攔賠納者  
罪又敕戶部言曩奸臣聚歛稅天下物貨及織未  
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器祭伏臘追送儀  
物及自織作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  
若細民擔挑蔬菜魚肉果實非與販者毋得稅  
洪武九年山西汾州平遠王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  
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所產  
有常數官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

得無剝削于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按百姓。若止以一恢辦爲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足爾。吏部其移文訊之。永樂初。西洋諸國使臣來朝。貢方物。因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成祖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不聽。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四年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濟寧。淮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權商稅本色歸內庫備。

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  
經酌議後改鈔折銀備於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  
回令原設官收受景泰中湖廣金沙洲江西九  
江南直隸蘇杭各設主事算舟船而廣東雷廉平江  
等珠池遣內臣起蠻戶採珠供服御之用其後各  
鈔關停御史不遣遣部主事而天下州府縣承沿異  
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卽其地其山或植或童或  
墾或蕪並均之里甲日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  
之其府州縣設巡攔所巡不在是成化初令京

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半兼收鈔一貫折銅錢二文已。枝九門監收錢鈔內臣及各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貨物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猥而。德意獨深矣七年工部尚書

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蕪湖荊州沙市杭州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後至者以多得爲能至萬餘兩歲歲加增股削無極言利之臣貽惡如故二十二年。詔天下有司徵稅毋取餘價。弘治元年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

司上收客稅近差御史王事往監其事以措剋爲能有傷國體上命今後止許稱盤客貨餘行李車輒毋得搜檢阻遏九年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堪乃止正德十三年內官監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監官二員往湖廣浙江抽分廠會工部主事申抽分得旨以養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廠竹木等料俱以給造糧船及供器皿之用比年流賊猖獗焚毀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未完而

上供器皿工價亦多逋欠。他若賞資朝貢蕃夷衣服  
絲段動輒數萬。皆需抽分所入者補還。況今連歲饑  
饉。民人逃亡。止供賦稅。尚望獨免。伏望追寢前命  
不聽。正德中布政司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  
而黷冒不可以無禁。都色輳集如張家灣宜課司巡  
攔亦豈是過哉。惟巡攔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  
者有之。其峻勒卸車發篋搜簡因而失所者又多。有  
之。而高估物貨規多稅入。此其害非細。至盧溝橋復  
然。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征也。宜赦諸商貨。

但于所在抽稅其經繇地方不得闌阻止 大明門

宣諫司查驗應稅之便 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遂

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擾巡按御史宋越請遵 詔

裁革且極言大監祖臣奸狀得 旨抽分太監裁革

該府委官監收一如舊制七月浙江撫按劾奏抽分

太監馬俊貪婪恣橫及挾 勅詐取官銀諸不法事

併請裁革抽分內臣而以原遣部官領之 制可時

世廟初登極新政故也 嘉靖初戶部郎中曾璵著

論言邦畿四方之極億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弛

擔無大小卑稅而後行堂堂大都下索小利傷大體。且其司稅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爲每日進納名監收實不得一與稅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令閩人止關防出入戶部尚書梁村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之處私取肥己或預煎時隱匿或類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于州府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于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鈔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權鈔以船梁丈尺關



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成尺爲度權鈔訖開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記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傾煎成錠季冬差官類解委官委代部主事三歲代于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至萬曆二十五年以兩宮三殿災大工浩費遂議開礦權稅命內臣出省直專理其事于是所在搜括興起稅課而管天津店稅內臣王朝奏徵各項雜貨稅銀嗣是雜稅進銀各直省內臣貢獻無定期不可勝書矣當是時

諸奄啣命入境肆爲谿壑任用姦惡淫掠焚掘無所不至且日弄機權節肆簧鼓凌虐州縣傾訐監司天下騷然致激變見告者不一蓋初念大工煩費帑藏空虚特差權稅諸務聊佐一時之急不意利孔一熾沁入腑髓牢不可破而所委者又刑餘狙獍之流凡所以悒悅取容者日增歲溢不知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群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故諸使之害一而叅隨之害百所引用之士棍害且千萬究皆推剝百姓之膏脂耳雖日不忍加派而害不更有甚

者○哉○至○

光宗登極始

詔蠲撤天下咸慶更止